

缘于此次“大河，不朽的诗歌——中国南方油画山水名家作品展”在无锡凤凰艺都举办，让油画也展现出一派诗情画意，中国传统山水意象在此转化为油彩笼罩下的旖旎风光，让我们为之拍手称赞的同时也带来思考，并由此提出一个学术话题，那就是——

# 诗性，能否成为油画民族化的内在核心

■本报记者 唐永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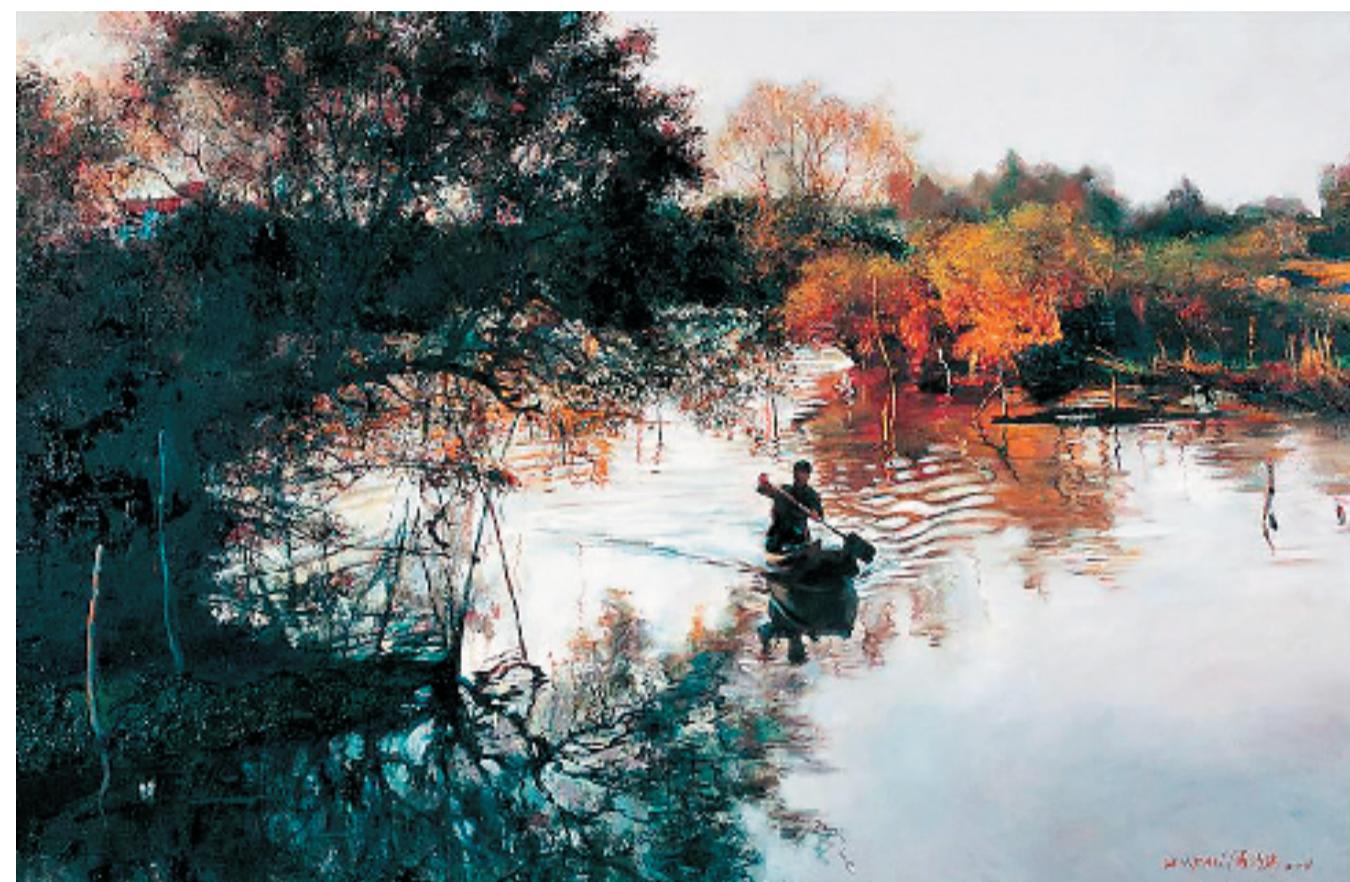
我们常常用小桥流水、诗画江南来形容身边优美的风景，也就是默认了江南风景天然有诗的韵味。

但对于北方，更多会用苍茫辽阔、冰天雪地来描述，诗的属性就大大减弱了。对于北方的风景来说，南方的艺术家都是过客，大都会流于表面，一般不会有很深的感受。但这次“大河，不朽的诗歌——中国南方油画山水名家作品展”展出的作品确实有着很高的文学和艺术修养，他们的着眼点和抓取美、理解美、表达美的能力令人敬佩，作品展现出了溢出画外的诗意和浪漫。

在中国古代，尤其是宋代以后至元代，诗书画印被称为文人画四绝，为绘画艺术增添了新的内容。至明清时期，这种艺术形式得到了广泛的采用和完善，成为中国绘画独有的东方风韵。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，诗和画从来就是不分你我的孪生艺术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油画是西方的舶来品，传入中国不过百余年。油画的民族化作为一个课题，几代人为此追求奋斗，做着各种尝试，一直到现在仍在路上。如何让油画融入我们的民族文化，在东方水土中生长发芽、开花结果，并在世界舞台上独树一帜，必须要有自己的杀手锏。

此次“大河，不朽的诗歌——中国南方油画山水名家作品展”就提供了这样的一种启示。古人往往寄情山水，在大自然中寻找人生意义。油画寄情山水，这中间似



潘鸿海 《渔歌唱晚》 97×146cm 油画 2004年

乎就有很多文章可做，山水油画的诗性表达，不啻为油画民族化凿开了一条新的通道。

这么说并不是要求油画家们去用中国画的方式语言来画油画，这本身就是一种简单的拿来主义，不足为奇，重要的是要有

一种诗性的立意在先去打破那种对客体表面简单的描摹，用文化去解构它，突破它，然后再用画笔去重塑它，聚合它。在创作过程中，时刻保持一种诗性的激情，借助山水风景来抒发表达心中的情感，遐想心灵遨游的天地。如此才能不断地趋近中国油画应该拥有的深度。

中国风景油画固然有很多种可以追求的学术探索，但并不妨碍被统一笼罩在诗性光环下。当山水转化为浪漫精神，才更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追求。

以诗入画，或者以画赋诗都是一种形式，实质上真正需要的是艺术家在日常的写生创作中，用带有诗性眼光去看待风景，去描绘山水风光，去解读风景的人文内涵，和山水互动，去发掘隐藏于内心的情感，抒发画者的心声，笔底自然就会流露出诗性的光芒，那样的油画将是怎样的一个派优美。

当诗歌碰到油画，文字突然有了温度；当油画遇见了诗歌，画面传出了韵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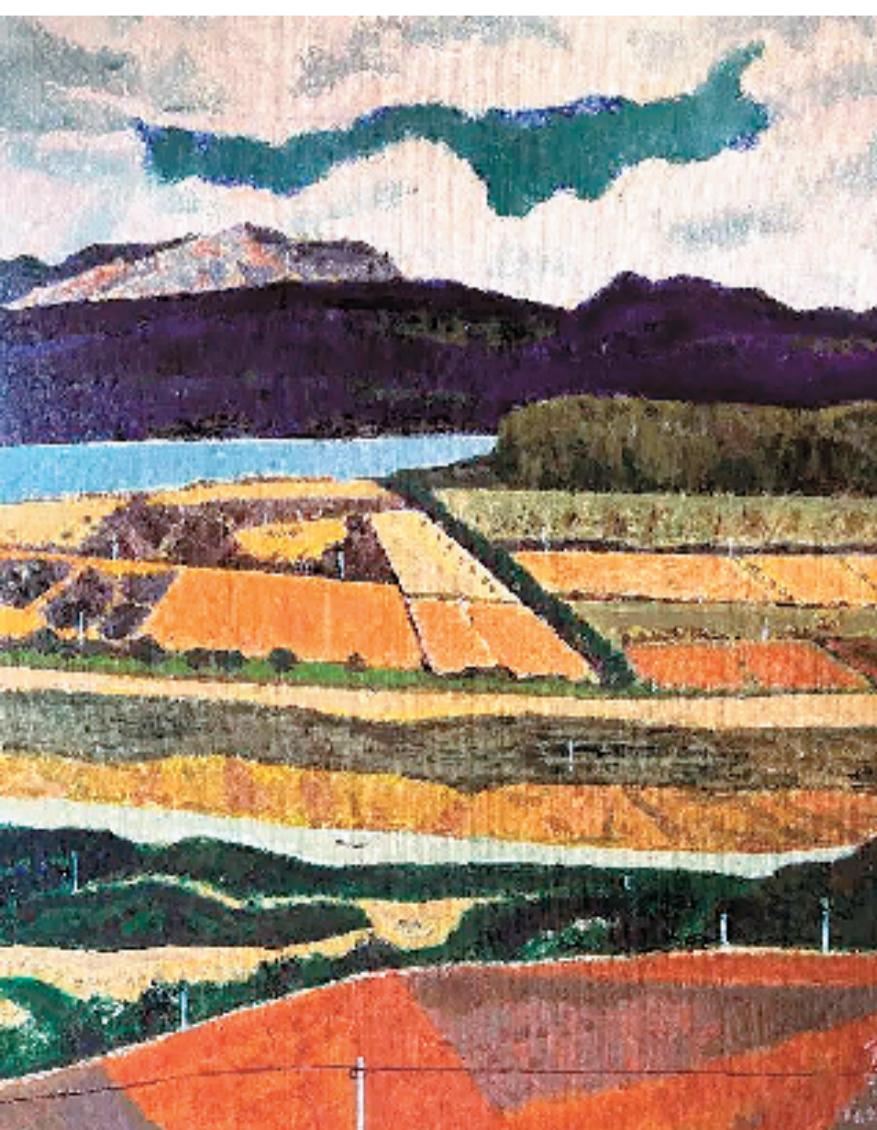
无论是构图的奇崛还是色彩的搭配，只要观察够细致入微，在平淡无奇中也能找到诗一般的美。风景画家还是要立足本土，对我们周边的那些感触比较深的、浸淫时间比较长的风景进行研究描绘，才能有心灵的感悟，才能有诗性的表达。以浙江的潘鸿海先生为例，他就是比较典型的代表之一。“君到姑苏见，人家尽枕河。古宫闲地少，水巷小桥多。”他因为一直生活工作在江南，对江南水乡那种感受是非常具体深刻的，就是细腻到同一条河不同时期那种水的色泽会怎么变化？是偏黄偏绿还是偏灰？“绿蓑衣，斜风细雨不须归。”他好多的作品会强化水的倒影，尤其是对船驶过后水的波纹怎么摇曳颇有研究。“船歌一曲碧波生”“橹声摇晃眼波

开”就是他笔下的常态；小河的石桥上爬满藤蔓，在阳光照射下金黄碧绿，颇有“亚树牵藤阁，横查压石桥”的美感；水巷边上树的景深怎么表现才会好看？“轻舟绿水裁，岸柳隐亭台”；河埠下点缀一个身穿民族服装的浣衣女子，情趣就和普通的风景画大不一样——“湖上女，江南花，无双越女春浣纱”……这就是他的作品区别于那么多同样是画江南水乡的画家的地方。

从中国油画学会主办的“可见之诗——中国油画名家作品邀请展”系列展中，就可一窥端倪。作为国家级的油画学术研究机构，也在往这个方向进行着努力。中国文联副主席、中国油画学会会长许江曾撰文描写道：诗是一种滤器，让世事的烦乱变得澄彻；诗是一种容盏，将碌碌的平凡蹉跎成感人的诵叹；诗是一种压舱，让每一个人的生命航船，临危不乱，乘风远航。所以，我们强调诗性的绘画；所以，我们呼唤“可见之诗”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抽象也是诗的语言，如何把抽象的表现手法融入到我们的山水风景油画当中，这是目前相对比较欠缺的一环。现在二者大都区分得比较明显，写实就是写实，抽象就是抽象，泾渭分明，所谓衍生出的意象，也都是建立在率性、粗犷笔触上的具象，缺乏深度。其实抽象它的节奏、它的韵律，它的无法捕捉虚无缥缈又具体存在的灵魂感，是最能体现诗性的方式，但目前二者融合得比较好的作品还不多见。

追求绘画的内在诗性，东方的诗性，这就是我们从传统文化出发挖掘出的核心，以诗性定位绘画，建构起绘画一种叙事的方式，从而达到“风雅得意而忘形”的境界，这无疑是油画落户东方生发的一朵奇葩，必将生生而不息。



陈宜明 《塞北江南》 100×80cm 布面油画 2023年